

劇話場三幕一

陣地

行印店書北東

地 陣

(劇話場三幕一)

行印店書北東

陣地

(獨幕三場話劇)

黎陽

人物——

康連長：某團八連連長，山東人二十三歲，瘦瘦的身材，中等個子，顯得十分精幹，他的皮帶上是經常掛着一個『三連』子彈盒。對戰士非常和氣，無論在任何緊張情況下，都能給下面解決問題。在四下江南後，得了林總獎章，是全師模範指揮員。

徐指導員：二十二歲，山東人，他們是老同事了，互相的關係搞得很好，工作都是幫着幹，事情總是互相討論。身材與連長差不多，就是說話慢一些。

陳恩福：二十三歲，『八一五』後參軍的，在戰鬪中記過功，因家裏的事，這次行軍情緒低落，後來又在戰鬪中立了大功。

劉萬福：三班長，二十三歲，機槍手，是師戰鬪英雄，得了全師獎章。

王立桂：二十二歲，機槍手。

楊友林：二十歲，翻身參軍的戰士，就是有股青年人的衝勁，打仗勇敢。

李友：十七歲，是全連最小的戰士

邢雙彬：十八歲，急性子人。

排長：一、二、三排排長。

通信員：

營部通信員一人。

連部通信員二人。

戰士：十餘人（衝鋒時多點更好）。

敵連長：三十歲，南方口音，狼狽，畏縮。

敵班長：胆小，怕死，幾天沒吃飯啦。

敵士兵：四五人，像老鼠樣的怕見人。

時間——

一九四七年，人民解放戰爭第二年的秋冬攻勢中。

地點——

第一場：離戰場七八里地的老鄉院外。

第二場：攻堅戰鬪的陣地中。

第三場：新攻克的天主堂陣地——大門邊。

第一場

時間是在午後兩點，雖說有風還顯得熱，事情發生在離戰場七八里的村子裏。幕啓時還可以聽到一陣砲聲。

右邊有一個太木門柵，門左邊土牆已倒了一半，右邊的土牆還很完整，這上面長了幾棵青草，正面一溜高粱稈和柳樹條子的籬笆。左面有一個歪脖子樹，樹根前三五個石頭，人們就在這裏休息。

籬笆跟前堆有一堆穀草，籬笆上面晒有幾件衣服（軍衣），幕啓時一個通信員在裏面晒，口裏還哼着小曲，片刻晒完，拿着銅盆從木柵門下。

（陳恩福很高興的抽着烟上，楊友林在後邊叫。）

楊：（楊友林以下簡稱楊）陳恩福，你上那去，咱一道走！

陳：（陳恩福以下簡稱陳）那疙疸也不去，蹣蹣唄！

楊：那疙疸也不去！

陳：哼！不樂意，悶得慌！

楊：咱們班裏誰又給你打仗啦？（陳不理）一定是打仗了！

陳：說好聽點，咱陳恩福從四下江南以來，就再沒有跟誰打個仗，你這樣說可不行啦！

楊：那你爲啥不說是咋啦！

陳：咋不咋，與你無關，你有事忙吧，別誤了你事。再說，咱的事你管不了，你又不是班長。

楊：老陳，你這句話就說遠了，咱們一班的同志，在一個炕上睡覺，一個鍋裏吃飯，有啥意見爲啥不給咱說呢！老陳咱是說老實話，在這個村子已經住了兩天了，你想，那回打仗，在一個地方住上兩天的，今晚上就有新的任

務。

陳：任務咋啦！打仗就打唄！反正咱就是這樣子。

楊：老陳，你這種想法不對，你就忘了你三下江南的時候了，繳了槍，抓了俘虜，記了功，這次就爲啥鬆勁，走吧！別氣了，咱們找指導員去。

陳：不去，就是不樂意去唄！

楊：走，走！有啥事同指導員說說，就解決了嘛！（欲下）

陳：唉！老楊！

楊：什麼？說吧！（走在半道回過身來）

陳：你說，我請假，中不中？

楊：那不行。你想，咱們隊伍都到了離戰場七八里了，馬上就有命令下來，那能讓一個同志平白無故的不上去打呢？

陳：我有事呀！難道上級不准啦？

楊：再有事，也沒有打仗重要呵！實在重要的事，打完了仗，回來再說不一樣嗎？

陳：給你說不通。

楊：咱這話是道！不信咱們找指導員評評看。（推陳）

陳：別別，你不同意咱的意見就拉倒。（在石頭上坐下）

楊：不去？我要走了。說不定班裏還有事情。陳恩福，馬上要打仗了，把思想打開點。

陳：唉叫思想開點，我就是這樣。

楊：一邊推邊勸讓陳下）回去吧！時候不早了，把你的武器檢查一下，該擦的趕快擦。

陳：（低着個頭，在楊勸得無法時，只有慢吞吞的下場）

（楊友林正說回身往連部的大柵門去，走在籬笆前就過了連長從門裏出來）。

連：（康連長以下簡稱連）楊友林，上那兒去呀？

楊：（對連敬禮）到連部找指導員。

連：指導員不在家，有事嗎？

楊：找指導員寫個立功計劃。

連：指導員在三排開會，半個鐘頭後可能回來，（走在樹下）你坐下我問你一件事。

（楊友林，連長在大樹下的石頭上坐下）

楊：指導員回來，要從這裏過嗎？

連：嗯，要經過這裏，（捲烟抽）你們班上陳恩福這兩天好一點嗎？

楊：還是那個樣子，開完了班務會，他一個人不高興就蹣出來，才剛還在這裏，我跟他談了好一陣，他總是個不聽，他老想着要請假，他心裏想的啥咋也不知道。

連：唔！你們班的武器都檢查了嗎？

楊：都檢查好了，就是陳恩福的槍沒有擦。

連：你找他來，我跟他談談。

楊：是，（敬禮下）

（連長看了看記事本，又在上面寫了幾筆，又捲着旱烟，將起來。

陳恩福上，除槍外，是全副武裝。）

陳：（敬禮！）

連：來！陳恩福同志，坐吧！你咋打完第一仗後就不高興啦？是啥心事？給我談談。

陳：（冷冷的語氣，手扶着刺刀柄，背對連長）我也不知是爲了啥，就是不高興唄！

連：（給了一枝捲烟叫陳抽）不會的，那裏有一個人會突然的不高興呢？一定是有事情，（看陳的神氣）是不是給同志們鬧整扭啦？

陳：沒有，班裏同志對我都很好。

連：那又爲了啥呢？是不是對連部有意見，不敢說？這可以提嘛！提了之後，咱們領導上改好了嘛。

陳：（以爲連長誤會自己的心事，就轉過身來，以一種希望的神色對連長）對連部沒意見，我就是想請假回家去。

連：（耐心地）那怎麼行呢！打仗是復仇，是爲窮人作事嘛！咱們當兵，咱們

革命，咱們拿上槍還不打仗！同時在打仗的時候不上戰場，那怎麼對得起老百姓呢？知道嗎？

陳：知道！我自己也是窮人，打仗也是爲自己。我家裏……，就是想回家看看，只看一眼我就來。

連：你的家不是在吉林嗎？那裏還回得去？你怎這樣糊塗呀！你看，咱們打得多快呀！再打幾個仗不就到吉林啦！那時回家也不晚啦！現在的吉林是敵人蔣介石佔住的，你回去不是送死呀！給蔣介石抓去當壯丁，打老百姓，那不是違背老百姓啦！

陳：我不是去當國民黨，是看看我的家嘛！！

連：唉！陳恩福，我又說你了，你在訴苦大會上是咋說的呀？你是窮家出身的孩子，給人放過羊，也餓過飯，你爹叫小鼻子抓勞工，你媽生你的時候，家裏都沒有米，這些事你都忘了！！

陳：（難過的哭了起來，低着頭擦去眼淚）沒有。

連：（站起來，以一種和藹的態度，把陳也扶起來）陳恩福同志，別難過了，

有什麼事說了不就好了嗎！光是你難過，我就不難過啦！咱們革命同志，在工作上我是你的上級。在生活上咱們是像親兄弟，你有啥話不能給我說呢？

陳：（手總是擦着眼淚，背對連長）連長！我……

連：說吧！陳恩福同志，不要把事悶在肚子裏，這樣下去是不好的，說吧！

（營通信員上）

通：報告。

連：（還禮，接下地圖，在通知上簽了字，通下）在這住了兩天了，馬上就有戰鬥情況，你這樣，我們怎麼接受任務呢？

（連通信上）

連通：連長，副連長找你，說有事情。

連：你給副連長說，我馬上就來。（通下）我們連裏，都在作戰鬥準備，你這樣叫大家都不安心。（陳不語）

（從大門柱裏，路過幾個同志，又笑又鬧的）

連：你看同志們情緒多高，你是爲什麼呢？

楊：說不說，找到指導員就辦了，（同小李友邊走邊吵）

連：有什麼事情找指導員。

楊：寫立功計劃條件。

連：指導員沒有回來，等會來吧！

友：（剛走到籬笆邊就看到後面）那不是指導員回來啦。

楊：我先寫呀！

友：不。

指：（指導員下簡稱指）找我有事嗎？

友：嗯哪：找你寫立功計劃呢！

指：好吧！就在這兒寫。

連：老徐三排會開完了嗎？

指：開完了。（把盒子槍平放在膝蓋上，取出鋼筆）你們說吧！都要寫啥呀？

友：指導員……

楊：（搶說）我先寫。

友：你不是答應讓我先寫嗎？

指：先寫後寫，都是一樣的寫嘛！

友：對，那我先說。從訴苦後，我看清了敵人，要爲階級父母兄弟報仇，決心打倒蔣介石，不怕犧牲流血，寧死不繳槍，有我在就有槍在。

楊：我是個受苦的人，翻身來革命，這次戰鬥中決不耍種，完成我的爆炸任務，要有三心二意，對不起毛主席，還有就是我的……

指：我知道了，你這種事情，我已經告訴教導員了。

楊：指導員，你看着辦吧！

指：你放心吧！一定不給你失望。

楊：那我們就回去了？

指：好，你們回去收拾一下武器，接受任務吧。

（友，楊敬禮下）

連：楊友林的什麼事呀？

指：上次我不是給你說過嗎？關於他入黨的事情。

連：楊友林這個同志的黨籍，也應該給上級提提。在其塔木，昌隆堡，冬季攻勢當中，都是表現得特別好。

指：是嘛！他的入黨請求書已送到黨委會去了，一兩天就可以批准下來，（捲烟，回頭看到陳）那是誰呀？

連：陳恩福同志來找你，等了好一時了。

指：陳恩福，噫！怎麼哭了？別難過，有啥事好說嘛！

陳：指導員……我對不起上級！

指：說到那兒去了，別悶在心裏，有啥話就大胆的說嘛！不要想得太多了！

陳：就是要求上級准我請假回家一次。

指：唉！你怎麼這樣想呢？！那是多不光榮的思想，你看我們連上那個同志不在忙着，寫立功計劃，和挑戰書嗎？都要在這次戰場裏顯顯本領呢！？你是記了功的同志怎麼不爭取立大功呢？！

連：我已經給你談了很多事，不應該再這樣想了！

指：連長也同你談了，你應該懂得這道理才對，你咋就忘了出發時給我說的話啦！要把你在靈前宣誓的白花，變成紅花，你要不參加戰鬥，那紅花那兒來呢？！

陳：指導員，我不是把吐出去的口沫舔回來，實在是家裏的事叫我窩火。

指：這是怎麼回事？

陳：連長，指導員，我參加革命都兩年多，那次打仗我裝個蠢種，也沒有這種錯誤的想法，這回不一樣嘛！

指：這次爲啥就不一樣呢？

連：爲啥自己的事就想不通呢？

陳：還是請上級准許我回家一次吧！我保證：這決不是不想打仗，也決不是想開小差不來了！

連：咱們是革命的隊伍，是窮人自己的軍隊，你也是個窮人，你給別人放羊的時候，沒有衣裳穿，挨冷受餓，這些事你都想啦！

指：是呀：你爺爺是交不起租子，叫地主逼死的，你把仇人都忘啦！

通：（攢着槍上）報告，八連連長，團部請你開會。快呀！

連：你去吧！我馬上就來。

通：敬禮（下）

連：老徐呀！我開會去了，你通知各排把彈藥都整頓一下，看缺多少，趕快領去。這是營部送來的一份地圖。

指：行，有事情咱們回頭商量吧！

連：陳恩福同志，好好想想，你宣了誓，你不是把白花都保存來了嗎？爲啥在打仗的時候就沒有勇氣了呢？同志，這是復仇立功的日子，不要錯過這機會，你心裏有什麼話，給指導員談談，不要難過，我走了。（連長下）

指：對！快回來呀！（連長下去之後，自己就盤算起事情來）通信員。

通：（在木柵門內應）有。

指：你去把三個排長請來。

通：是！（下）